

第 1 卷 第 1 期

1981 年 1 月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

与深刻反思。因此,本文通过...
揭示西方乡村振兴经验的适用
先”的发展理念在中国乡村振兴
村规划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与

过向发
计
年
畏和
战略
家的“
1+1
和美
家提供
表现当

濟忽略不能。

弱
力部

家、牧师、教师、培训机构及志愿机构的工作人员等；另一类是来自本国各级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F]”。总之，“外来者”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农村人，但他们都以实现农村发展为工作目标。在钱伯斯看来，这些“外来者”深陷“城市陷阱”中，其不仅在生活空间上远离农村，更在思维方式上远离农村价值。长期的城市求学生涯使从事农村发展工作的学者大部分时间在远离农村的空间中生活，农村的方言土语、地方知识逐渐被忽视甚至忘却。对于官员来说也是如此，行政管理本身就是一种以城市为基础、带有城市偏见的活动^{[F]E}，每一次的职位升迁都意味着更加远离农村，而大量的行政事务要求他们必须迅速有效地做出反应，尤其是在既定的任期里，导致他们无法盘算离开办公桌^{[F]J}。从事和关心农村发展的人一旦流向城市，他们便跌入“城市陷阱”，其与农村的接触会越来越少，只能通过短暂的乡村考察获取农村信息。

其次，对西方援助实践的具体方法进行反思，批判干预过程中的六种技术偏差。钱伯斯认为，发展干预的各环节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导致“外来者”无法真正认识农村和农民。一是空间偏差，“外来者”乘坐汽车沿着公路沿线参观，通过的都是乡村中最便利、最中心、最显眼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农民大多拥有高价的土地、便利的贸易条件等，往往都是村庄中较为富裕的群体^{[F]A"}；二是项目偏差，尤其是以官员为主体的“外来者”，往往去参观所谓的示范村，而示范村只能作为典型案例，不具备代表性^{[F]AI}；三是被访者偏差，村庄中与“外来者”接触最多的是乡村精英而非普通农民，而这些乡村精英不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并不能完整反映出村庄农户的真实生活^{[F]AE}；四是季节偏差，“外来者”喜欢在最舒适的季节到村庄中进行调查，那些恶劣季节的贫困则不会被“外来者”发现^{[F]IA}；五是交流偏差，“外来者”和农村人处在互不了解的两个端点，穷人被看不起，“外来者”则不被农村人信任^{[F]II}；六是专业偏差，贫困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结果，但“外来者”往往是精于单一领域的专家，他们对农村问题的理解是片面的、非整体性的^{[F]II}。正是由于上述六种偏差的存在，即便实施了很多农村的调查研究、发展项目，但事实上深藏在农村内部的贫困一直未被察觉。当“外来者”和农村人信息不对称时，便会各执一词，往往造成纷争不断，农村发展规划就缺少了可行性。

最后，对西方发展干预理念进行反思，提出“以末为先”的价值转换路径。钱伯斯对“先”与“末”之分的灵感来自《新约全书》中的“2L5 *)62 6L)** P5 +'62 ,)(: 2L5 +'62 6L)** P5 *)62”教义，主要表达在价值观上的不同偏向。从钱伯斯详细的解释来看，“末”与“先”中均蕴含着极其复杂的含义，“末”意味着末梢的地位、退让的态度和野性的知识，“先”意味着领衔的地位、进步的态度和科学的知识。在乡村发展中，这对关系不仅是两种行动的取向，更是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因此，为了实现融合发展，需要从多个维度去缓解“末”与“先”之间的张力，从而完成钱伯斯所谓的转换，即转换空间限制、转换专业价值。他认为转换空间限制的核心在于打破中心位置的垄断地位，赋予边缘位置话语权。技能、财富和权力等要素往往会从外围流向中心，比如农村人以进入城市为荣，地方官员以进入中央单位工作为荣，穷国的人才以进入富国工作为荣^{[F]AIJ}。因此，钱伯斯还认为权力的下放是转换空间限制的关键，在强大外部力量的领导下，将决策权赋予边缘地区，从而引导资金、人才从核心向外围流动。事实上，适当的决定权存在于每个人的手中，“从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到总统和总理，各个级别的专业人员每天都做出影响空间维度的决定”^{[F]AD#}。

了解其研究对象——到底农村研究者的“研究”变在于将人文关怀注入高度理性和科学的分析过程与结论;对于农民理性中的“农民”而言,耐久性的,他们对疾病的抵抗力、对疼痛的忍受力、对贫困生活的适应力都是非常高的。处于像他们一样的境地,无法感受到他们生活策略的智慧^[1]。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片面强调农民知识的正确性,而是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讨论农民发展中的价值转换^[2]。因此,“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中蕴含着极强的平均色彩,认为在价值转化过程中,“末”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长系,而是博采众长的融合关系。希望每一个主体能够放下功利思维,不断培育主体意识,理解尊重共同参与乡村发展的

一、参与式行动:“以末为先”的实践内涵及其

回顾以往,关于中国的发展理念,白斯密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的诸多新理念^[3]。为此,他提出参与式发展,使这些理念在农村发展事业中得以贯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行动的重要性,即通过价值直觉识别并把握行动中践行参与理念,“要实现(以末为先)价值转换,最好的行动在于并在行动中践行”。在农村发展事业中,“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与参与者的行为互为必要条件,即“不可有理念而未有行动”。不论多么先进的理念都须齐备,只有行动才能指导理念,失去了行动,理念就失去了意义,从而也就失去了实践的意义,从行动到实践才是理论的真正意义所在。“以末为先”的发展理念可为农村发展实践提供借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重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同时,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吸引各类人才在农村创新创业,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目前来看,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因地制宜地进行政策调整,如定点帮扶、异地扶贫搬迁等,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显著成果。乡村振兴作为全社会的工作,需要大量来自社会各界乡村“精英”的参与,如此才能真正将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二、乡村“精英”行动主体:“多元主体”的协调与实践派^[4]“多元主体”是由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学界理论派^[5]。参与乡村发展的实践主体则类型众多,贯穿了国家顶层到乡村底层,存在典型的层级关系^[6]。在这些主体中,农民作为最根本的主体最容易被忽略,因此有学者呼吁要重视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7]。强调个体力量对解决乡村问题的重要性^[8],认为乡村振兴是为了农民,由农民主导,通过农民增能及权破译来发挥其作用^[9]。总之,乡村振兴事业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努力。斯科特将社会分类方式的扁平化与多元主体亦可以类比^[10]。一是相较于乡村来说,“外来的”“精英”是“上层的”。需要注意的是,“上层”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主体——“外来者”其差别、介入方式所发挥的作用都与中国乡村本土化主体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内部分”也可互动,但也有一定的左开。因此,要立足于我国乡村发展实际情况,结合我国乡村本土化特色进行运用和研究。

其一,乡村振兴中的“外来者”已有很多不同的不同角色,他们共同特征是携带乡村发展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一是高阶层的官员,这一群体是乡村振兴总体方针的制定者;二是基层

政府官员,其是实践政策的主要力量;三是市场精英,这一群体把资金、技术、经营模式等经济要素带入村庄,同时也将极大地改变乡村的生产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四是专家学者,以科学的研究为主要取向的这一群体对乡村振兴起到智库作用,通过其社会调查或科学的研究,能够为决策部门、基层执行部门提供智力支持;五是公益组织,其能够为乡村引进更多社会支持项目,将前沿发展理念贯彻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进一步推动村庄权益保护、生态修复、环境整治、文明建设、文化复兴等方面的发展。

其二,乡村振兴中的“内部人”是指那些与村庄具有直接联系的当地人,包括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村庄精英包括村干部、产业带头人和新乡贤,村干部是村庄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村民权利的“代理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村干部承担着政策上传下达、执行监督的重要职责。产业带头人作为乡村经济领域的模范,能为更多的农户提供切实可行的产业示范,相较于“外来者”的示范,更具有本土性和实用性。新乡贤则是依托自身知识技能、社会资源等优势,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普通村民类别较为丰富:一是外出务工人员,这类群体虽然长期不在村庄生活,但他们正是乡村发展所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需要创新机制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积极参与家乡的发展建设;二是“三留守”人员,他们是乡村中相对弱势的群体,需要着重对其增能赋权,发挥这类群体的既有优势,将其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鲜力量;三是滞留农村的其他弱势群体,如残障人士等,他们在乡村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不仅需要政策的兜底保障其基本生活,还要通过制度创新确保其能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总而言之,多元行动主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多元的动力驱动^[AF],其政策的具体实施与落地需要不同的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共同建设^[AI]。“外来者”与“内部人”各有优势,都是乡村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处理好两类主体的关系才能最大化地激活主体活力,盘活地方资源。一方面,“外来者”要向“内部人”学习,充分尊重“内部人”的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理性认识乡村知识之于乡村社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内部人”也要承认“外来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进性,应当积极配合“外来者”开展乡村发展工作,而非一味地排斥“外来者”进入村庄。总之,双方要努力构建地位平等、互不排斥的关系,通过相互参与、合作行动的方式,最终实现资源互惠、利益共享的行动目标,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支撑。

(二)“参与”和“行动”的辩证关系

在参与式行动当中,行动可以被看作参与的一种高级形式。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广泛的参与主体也分化成两个不同的群体:一部分人只关心其本人是否在场,追求一种制度上的参与,对参与方式、过程、结果关注度不够;另一部分群体则积极寻求更高级别的参与形式,即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乡村振兴的若干方案。钱伯斯引用了斯诺对两种文化的区分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实质:一种是消极的文化,这种文化下的人只从事场外的分析和批评,如学院派的研究者;另一种是积极的从业者文化,这类群体将会在一定的时间里去参与实践行动^{[F]!J}。这两种文化恰恰说明了以下两种乡村振兴参与主体的取向:

第一种是“只参与无行动”的取向,以政策研究者和理论研究者为代表。“参与”虽然是一个时髦的词,但在很多场合被当作“出席”的代名词,在现代发展理念中,参与作为重要的发展手段,是发展中授权、民主、善治、创新、合作、分权化和能力建设等的基础^[AD]。而实际情况是,很多从业者虽然能够认识农村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甚至以农村发展研究为职业,但作为向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报告的智库人员,他们仍然欠缺将援助理念转化为现实支持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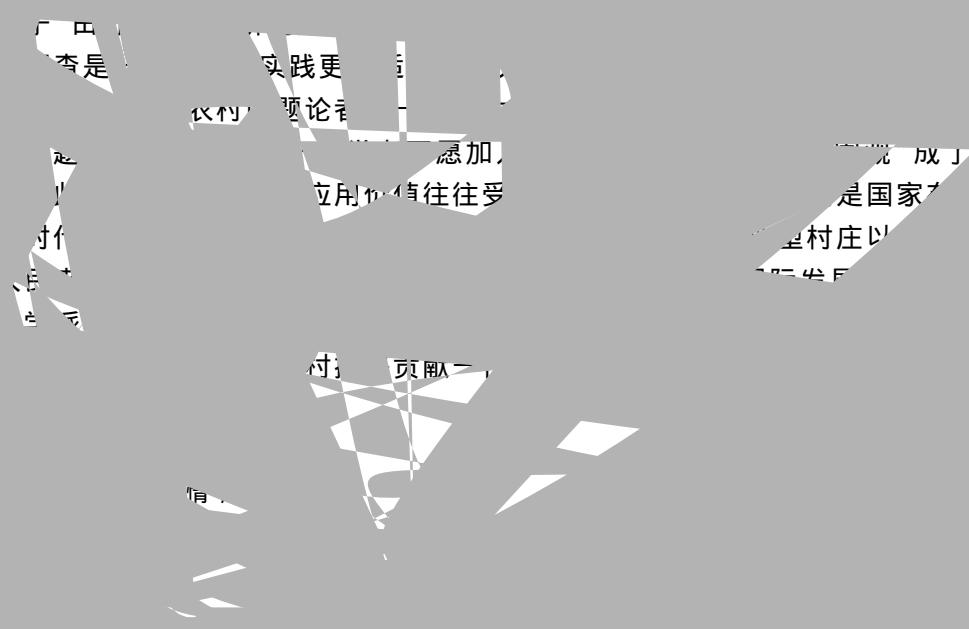
第二种是“既参与又行动”的主体取向,这是参与式行动的最终指向。但在乡村具体建设中,农民因参与渠道受限、对参与规则了解不清且有效性发声不足,表现出无参与、象征性参与、深度参与等多种形式^[AE],造成发展目标偏离。如基层一线工作者往往比较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以精准扶贫中的帮扶干部为例,每个贫困户虽配备了一名帮扶干部,但部分干部对农户的

九四





九一



- [!] 李小云> 普通发展学[?]>! 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
- ["] 郭占锋> 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发展人类学视角下的国际发展项目[\$]> 开放时代 ,!#A#(A) : A"#"@A"J>
- [H] 叶敬忠> 走出发展干预的认识误区[\$]>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 ,!F(A) : A@">
- [F] UL)[P5'6 S> S&')* C545%M[5(2: _&22.(/ 2L5 =)62 G.'62[?]> =%(:%()(: , 50 C%'Q: S%&2*5:/5 , AJE">
- [I]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梁小民,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 [D] 李景汉>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卷)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J: "DE>
- [E] 李鸥,王才品,查添木,等> 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组织发育途径促进用水户协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与社会 ,!##H("): "J@HA>
- [J] 李小云,唐丽霞,李周,等> 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系统的开发与运用[\$]> 林业经济 ,!##D ,!J(A) : DH@DI>
- [A#] 汪力斌,周源熙> 参与式扶贫干预下的瞄准与偏离[\$]> 农村经济 ,!#A#(D) : "@D>
- [AA] 叶敬忠,张明皓,豆书龙> 乡村振兴: 谁在谈,谈什么?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AE , "F ("): F@AH>
- [A!]

Goal-driven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oncept and Process

- #\$.% 7/(6+/ , . #\$.% =6)*36)*

Abstract: UL.()’6 ’&’* /%45’()(15 .6) /%)*a ’.45(M’%1566 %+ 1L)(/5> TL5 [%:5’(.)])2.%(%+ ’&’)* /%45’()(15 , OL.1L P5/)()15(2&’7)/% , L): (%2 P55()P*5 2% 1L)(/5 2L5 M)225’(%+ 4.**)/5)&2%(%[7 .(2’): .2.(.)*/’.1&*2&’)* 6%1.527 , P51)&65 2L5 /%)* %+ 2L.6 [%:5’(.)])2.%(% O)6 2% 5^M)(: 2L5 62)25’6 1% (2’*%45’ 2L5 1%&(2’76.: 5> b(2L.6 M)225’(, 4.**)/56 05’5 :%[.()25: P7 2L5 5*.256 0.2L 2L5 M)2’%(>1*.5(26 ’5^M%*.2)2%(*’5*)2%(> 3(2.* 2L5 _5%*5’6 U%[[&(5 M5’%: , 4.**)/56 62.** [).(2).(5:) L./L :5/’55 %+)&2%(%[7 > O+25’ 2L5 ’&’)* 5%’[.(AJE#6 , ; **)/5’6 85*aR%45’()(15 87625[L)6 P55(.[M*5[5(25: .(2L5 ’&’)* UL.()> TL%&/L 2L5 .(6.2&2.%)* 1L)(/56 L): 2)Q5(M*)15 , .(M’12.15 , +)[5’6 62.** (55: 5: 2% M’%4.: 5 2)^56)(: +556 2% [).(2).(2L5 %M5’2%(%+ 2L5 *%1)* /%45’([5(2 ,)(: ’&’)* /%45’()(15 62.** [).(2).(5: 2L5 1L’))125’.62.16 %+ 4.**)/5)&2%(%[7 > O2 2L5 P5/.((.(/ %+ 2L5 !A62 15(2&’7 , 2L5)/’.1&*2&’)* 2)^ O)6)P%*.6L5: ,)(: 2L5(2L5 62)25 M’%4.: 5: ’&’)* M&P*.1 65’4.156> 96M51.)**7)+25’ 2L5 AE2L ,)2.%()* U%(/’566 %+ 2L5 U%[[&(62 _’27 %+ UL.() , 2L5 62)25’6 .(4562[5(2 .(’&’)* ’5)6 1%(2.(&5: 2% .(1’5)65 ,)(: 2L5 *545* %+ ’&’)* M&P*.1 65’4.156 1%(2.(&5: 2% .[M’%45> TL5 [%:5’(.)])2.%(% M’%1566 %+ ’&’)* /%45’()(15 O.2L 2L5 /%)* %+ .[M’%4.(/ ’&’)* M&P*.1 65’4.156 L)6 P’%&/L2)P%&2 2L5 ’5)* ’.4)* %+ 4.**)/5’6’)&2%(%[7 , OL.1L .6 ’5+*5125: .(2L5 +)12 2L)2 2L5 62)25 L)6 M5(52’25: .(2% 2L5 4.**)/56 O.2L 2L5 65’4.15 ,)(: 2L5 6M)15 %+’ 2L5 4.**)/5 5*.2526 ’5%1)25 ’56%&’156 L)6 P55(1%[M’5665:> , %2 %(*7 :%56 ’&’)* /%45’()(15 / .45 4.**)/5’6 [%’5 :5[%1’)2.1 M’2.1.M)2%(. /’L26 , P&2)*6% 4.**)/5’6’ 6)2.6+)12.%(P51)[56 2L5 54)*&)2%(> 62)(: %+ ’&’)* /%45’()(15 , OL.1L +&(:)[5(2)**7 /&’)) (2556 2L5 6&P-512.4.27 %+ 4.**)/5’6 .(’&’)* /%45’()(15>

Keywords: R%)*a ’.45(; S&’)* R%45’()(15; ; **)/5’ O&2%(%[7; ?%:5’(.)])2.%()

(上接第“!页)

Participatory Action: The Practical Path Choice for China’s Rural Vitalization

%<B 4’ ()61)* , 45#\$.% :1) , 9”#B 7/)

Abstract: b2 .6) 1%[[%(. .66&5 %+’ UL.())(: f 5625’(1%&(2’.56 2% ’5)*.]5 ’&’)* :545*M[5(2> T)0.(/ 2L5 54%&2.%)*7 M’%1566)(: 1L’))125’.62.16 %+ :545*M[5(2 .(25’45(2.%(. [%:5’(f 5625’(1%&(2’.56)6 1*&56 , S%P5’2 UL)[P5’6 :55M*7 ’5+*5126 (% 2L5 [).(’5)6(%6(+%’ 2L5 +).*&5% +’&’)* :545*M[5(2 M’12.15 M’%5126 .(2L5 P%%OS&’)* C545*M[5(2: _&22.(/ 2L5 =)62 G.’62 , +&1&6.(/ % (2L5 5^62.(/ M’%P5*[6 .(2L5 M’%1566 %+ M’12.1)* .(25’45(2.%(> b2): 4%1)256 2L)2 “%&26.: 5’6 ” 6L%&*: 1)’7 %&2 4)*&5 1%(45’6.% (, +%**O 2L5 :545*M[5(2 1%(15M2 %+ “_&22.(/ 2L5 =)62 G.’62” ,)(: P5*.5456 2L)2 M’2.1.M)2%’7)12.%(. 2L5 M’12.1)* M*)(%+ 2L.6 1%(15M2> TL5’5)’5 +&(:)[5(2)* :.+5’5(156 P52O55(UL.(565)(: f 5625’(1%&(2’.56 .(25’[6 %+ L.62%’.1)* 54%&2%(. M’%1566 , .(62.2&2.%)* 5(4.%([5(2 ,)(: ’&’)* 6%1.)* +%&(: 2%. , 521> b2 6L%&*: P5 1%[P.(5: O.2L 2L5 6M51.+1 M’12.1)* ’5Z&.5[5(26 %+ UL.() ’6 &P)()(: ’&’)* :545*M[5(2 *%/1 .)(: ’&’)* ’54.2)*.]2%. (62’))25/7 2% :.61&66 2L5)MM*.1)P.*.27)(: .[M%’2)(15 %+ 2L5 M’2.1.M)2%’7)12.%(M’%M65: P7 S%P5’2 UL)[P5’6 .(2L5 M’%1566 %+ UL.() ’6 ’&’)* :545*M[5(2> S&’)* 4.2)*.]2%. (. M’%1566 %+ .(25’12.%()(: -. (2 M’2.1.M)2%. (P52O55(%&26.: 5’6)(: *%1)*6> TL5.’ %O(’56%&’156)’5)(.[M%’2)(2 +%’15 2% M’%[%25 ’&’)* ’54.2)*.]2%. (> ’)65: %(2L5 *%1)* 1L’))125’.62.16 %+ ’&’)* :545*M[5(2 .(UL.() , 2L57 6L%&*: 1%&M5’2)25 % (2L5 P)6.6 %+ ./4.(/ +&** M*)7 2% 2L5):4)(2)/56 %+ “%&26.: 5’6 ”)(: .(6.: 5’6> O2 2L5 6)[5 2.[5 , .(2L5 6M51.+1 M’12.15 %+ ’&’)* ’54.2)*.]2%. (, . 2 .6 (51566)’7 2% 1*)’+7 2L5 1M)P.*.256)(: 2)6Q6 %+ 5)1L)12.%(P%:7 ,)1L.545 2L5 1%(6.:5’2%. (%+ “M’2.1.M)2%(.)(: “)12.%(,)(: 5+.1.5(2*7 .(25’/’))25 [&*2.M*5 67625[6 , 6%)6 2% M’%[%25 L./LaZ&)*.27 ’&’)* ’54.2)*.]2%. (>

Keywords: _’2.1.M)2%’7 O12.%(; _&22.(/ 2L5 =)62 G.’62; S&’)* C545*M[5(2; S&’)* ; 2)*.]2.%()